



多些勇氣，你可以不只是坐以待斃！

新春過後，又埋頭忙忙碌碌。有個高雄的老朋友上台北出差，帶著她從加拿大回來的妹妹一起來找我，朋友妹妹快四十歲了，特地從加拿大回來接受試管嬰兒手術。

妹妹在台灣的學歷並不佳，從間沒啥人聽過的私立專科畢業。個性外向活潑的她，畢業後從事過總機、餐飲等低薪服務業，存了一小筆錢，再靠家裡的補貼，跑去加拿大唸動畫設計；期間打過黑工，一直拖延畢業時間拿學生簽證存活下去，直到找到正式工作，目前扣稅完是週薪一千元，收入在加拿大不算很高，但至少生活品質不錯。她去年剛結婚，嫁了一個比她小十歲的俄國移民，是動畫公司的同事。

「我妹就是那種想到什麼就去做，很有勇氣的人，她幾年前就叫我去溫哥華，說我做電腦的一定找得到工作，但我不敢去啊。」

「是啊，我是跟我姐說，雖然找工作不一定幫得上多大的忙，但至少全家在我們那邊安頓幾個月絕對沒問題，之前我在加拿大唸書，我姐也有寄錢給我，應該的。何況我在業界，工作資訊多少也能知道一些。」

「為什麼不敢去？妳在怕什麼？」我好奇的問她。

「我老公是大學行政職員，沒什麼特殊專長，去那邊一定沒工作，還有兩個唸中小學的小孩要養，光想到就很困難，貿然去那邊穩死的吧。不過啊，話說連以前最反對我妹去那邊的我媽，現在都稱讚我妹這樣是對的，不然以我妹的條件，在台灣永遠也只能做最底層的工作。」

朋友目前是銀行的資訊部門主管，那是一家南部的銀行，學校畢業就在那兒工作了，快六萬的月薪在高雄算是還可以的待遇，只是銀行有在計畫把

資訊部門移到台北，「現在總部在南部的銀行不多了，公司覺得很麻煩，像我就得常常到台北出差。」

她的家庭都在高雄，不可能也不想上去，但如果沒了這份工作，下一份工作的待遇可能又會有段差距，目前只能先做一天算一天，祈禱公司可以在高雄待久一點，那天可以晚一點來。

朋友老公是私立大學職員，錢少事多都不打緊，最擔憂的是，不知道學校能撐多久，那是一家私立大學南部分校，能撐過105年大學倒閉潮再說吧。

對未來不確定，但因為家庭在這兒，也只能隨著浪潮漸漸淹沒，眼睜睜看著船漸漸沉，我想到了那個小故事，小矮人的乳酪一天天變少，直到有一天乳酪終於不見了，他們才無法接受這個事實，跳腳認定是別人搬走他們的乳酪，傻傻留在原地等待乳酪被搬回來，而不願離開原本的地方去尋找新的乳酪。是的，大部分事情在事先其實就有徵兆。只是我們大多假裝視而不見、不願面對罷了。

我並不是說她去加拿大一定會一帆風順，但是她們夫妻倆留在一艘遲早會沉的船不是嗎？我很直接提出我的想法。

「但是，現在小孩有我爸媽可以幫忙照應，我下班都很晚了，又得常到台北出差；我老公他們學校目前財務不佳，被凹去兼任夜間部行政工作，幾乎是以校為家了，有我爸媽在旁顧小孩真的很重要啊。」我不再言語了，只能祝福他們好好活在當下了。

我還想到了我的表妹，很多年前，我就寫過一篇她的故事。表妹媽媽，也就是我阿姨，本身是鄉下小學退休主任。表妹大學是唸新聞系，畢業後在小型雜誌社上班，錢不多，但工作得很開心。

幾年後，阿姨把她強拉回家補習考國小師資班，補習一年終於考上、唸了一年、實習一年，等到實習出來都沒缺了，她一年一年的考，一年一年的當長代短代，因為要用功念書，連對象都不敢找，阿姨也叫她先不用急，「考上的話，



國小女老師很吃香的。」，就這麼眼睜睜看著青春流逝，歲月的風吹過。三十五歲時，她曾經有機會嫁去歐洲，那是長輩介紹的台僑，回台灣相親的對象，雖然只是短時間相處，但兩人相處感覺還不錯，我有看過，是個誠懇穩重的人，在德國開餐館，據說生意不錯。

表妹來徵詢我意見時，我大力贊成，「反正妳在這邊最爛都這樣了，換個環境重新開始也沒差吧。」

但表妹太乖了，她不敢。阿姨又一再恐嚇她，「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萬一出什麼事了，可沒人可以幫妳的！」

於是，如今快四十歲的表妹，仍住在家裡，沒有對象、仍在代課，唯一不同的是，親戚各種場合聚會，她已經完全消失了。

台灣人的祖先是中國人當中最有冒險精神的一群，即使清朝一再禁止移民台灣，還是無法阻擋這群充滿冒險精神，飄洋過海到台灣建立家園的開拓者。而我們就是這些偉大開拓者的子孫啊，我們的祖先是賭命之徒，他們非常快適應變化、喜歡自由、追求財富，願意離開原鄉。

但是這群冒險犯難台灣人的後代呢？第一志願是公教人員的台灣人呢？那些只會死守在原地不動、無法擺脫心中恐懼，無法勇敢放棄越來越小塊乳酪的台灣人呢？

當環境改變，唉聲嘆氣抱怨、大聲咆哮都無濟於事了，唯有改變自己，穿上裝備繼續尋找新乳酪，去適應環境，才能比人家更早找到新的乳酪。

既然知道船都要沈了，就算面對自己的恐懼和他人的質疑嘲笑，也要不斷地告訴自己，現在所做的一切，總比毫不改變還好！不要等到船真的沉了，才跟著大家爭先恐後逃出去，到時還得提防那些專門打撈其他船客財產的小人！

